

第四十五章 以無恥入有德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眼中露出微驚之色，讚歎道：“果然不愧是苦荷大師的高徒，果然不愧是九品上的強者，竟然如此輕易地便化去我的攻勢。”他的表情是假的，他的言語卻有幾分真實，範閑很清楚，在五竹叔這個填鴨師傅的帶領下，自己確實不是麵前這個海棠姑娘的對手。

他往後撤了一步，滿麵堅毅，將淬毒的匕首插入靴中，一攤右手請道：“兵器上不是姑娘對手，請教姑娘拳腳功夫。”

海棠微微一怔，將劍緩緩收回鞘中，她隨身攜帶的劍並不是很長，所以劍鞘藏在那身與他身份不符的村姑衣裳裏，竟是一時不容易發現。

範閑微笑拱手一禮，腳尖在地上一蹬，竟是毫不講理地化作一道灰龍，直直衝向了姑娘家的身體。

海棠圓睜著那對清亮至極的眼睛，她自出師以來，不知挑了多少北國高手，卻從來沒有遇見過範閑這等舍生忘死，豪氣幹雲的打法，難道對方不知道，這等愚蠢衝刺，自己隻要稍一轉身，就能完全掌握場中局勢的主動？

本來她的那位世人尊崇的老師，並沒有交代給她別的任務，更專門叮囑過，不要節外生枝。但當海棠看見那個漂亮年輕人，居然如此輕視自己時，仍然忍不住眼睛亮了一亮，心想就此殺了對方，似乎也是個不錯的選擇。

然後她腳後跟微微一轉，整個人的重心往後偏了兩寸。

...

須臾之間。範閑已經衝到了她的身前。毫無花俏的一拳直直擊出，目標正是那件花布衣裳下麵鼓囊囊的胸脯。

當那隻拳頭離海棠的身體隻有不到三寸的時候，海棠的身體像枝楊柳一般。宛若被拳風吹的從中折斷，整個人的身體極其奇妙地向後倒了過去，以自己的腳跟為軸，畫了一個半圓，片刻之後，整個人如同一道風般，飄到了範閑的身後，輕抬右掌，拍向範閑的後腦。

看似簡單的一個動作。但在範閑的速度與當時極短的辰光映照之下。卻顯得無比精妙。

而她的那隨意一掌，就像拍蒼蠅一樣，拍得是如此隨心隨性，如此理所當然...理所當然的意思是指，給旁人的觀感，那輕輕一掌既然拍出去了，下一刻後，理所當然會落到範閑的後腦，將這位一代詩仙，拍成冥間一代詩鬼。

可惜她錯估了範閑的反應速度，與強悍的**控制能力。還有這個年輕人體內霸道真氣的蠻橫。

所以範閑悶哼一聲，前麵那隻腳已經深深地踩進了鬆軟的草甸泥地中！如果是一般人想在這樣高速的前衝中忽然停下。隻怕右腳的膝蓋會因為承受不住這股力量，而碎成幾塊，但範閑卻借著強大的反震力，猛然間停住了身形。

他頭也未回，嗤的一聲拔出靴子裏的匕首，自腋下陰毒無比地反手刺了過去！

黑色劍尖所向，正是那虛無缥缈，宛若帶著一絲脫塵仙氣的手掌！

...

海棠眉尖一皺，哪裏料到明有這年輕人竟然如此無恥！但她心中卻也沒有半絲慌亂，屈指一彈，於電光火石間彈到那柄如毒蛇般的黑色匕首側麵上，手掌自然微抬，衣袖嗤的一聲穿了，雖然躲過了掌透的危險，卻依然無法將範閑凝著霸道真氣的這一刺彈開。

一直掛在她左肘彎裏的籃子此時卻異常湊巧地蕩了過來。

長匕首入竹籃，嘶嘶啦啦一陣亂聲碎響後，化作滿天碎竹屑。

一道淡淡的香氣伴隨著一陣白煙在二人間迅疾彌散開來。海棠眉尖再皺，閉住呼吸，腳尖一點，便欲暫退，不料

白煙之中毫無聲息地射來三枝弩箭，待她發現的時候，已經到了身前一尺之地！

如果是一般的九品高手，氣息微亂之後，緊接著又要閉息，不免胸腹間會有些鬱悶，再陡然間遇見範閑這樣射弩手段，恐怖很難躲過。但海棠畢竟是傳說中的天脈者，隻見她冷冷一招手，一直包在頭上的花布巾嘩的一聲打開，平展在自己的臉頰之前，風吹不動，宛若鐵抉。

當當當三聲脆響，那三枚弩箭竟似射在了鐵板之上，寸寸碎裂，而海棠手中拿著的花布巾也頹然無力地碎成幾片。

...

至此，範閑的偷襲全告失敗。海棠緩緩從衣中拔出短劍來，麵無表情，反手一擲，那把劍像道閃電一樣，劈開淡淡毒煙，沿循著一道古怪的軌跡，倏乎之間殺到範閑的麵前。

範閑雙手一錯，體內霸道真氣疾出，咻的一聲，將這柄短劍夾在掌中，隻覺掌心一片炙痛，知道對方的精純真氣依然附著在這劍身之上，犀利無比。

一個影子飄來，海棠的身形竟似比這把飛劍慢不得一絲，緊接著來到範閑的身上，極其淡然地握住劍柄，輕輕一轉。

範閑悶哼一聲，真氣運至雙掌之上，竟讓海棠的劍身無法反轉。海棠微一凝眉，似乎有些詫異於劍身上傳來的真氣如此蠻橫，卻也沒有多餘的動作，自然而然地抽劍而出，反刺向範閑的麵門。

很簡單的動作，很自然的動作，卻讓範閑心中生起了一絲無法躲避的念頭，雙掌微痛，夾著的那柄短劍已經消失，下一刻卻來到了自己的眉心。

...

海棠低呼一聲！竟是怒意滿臉，整個人的身體飄了起來。

她的小腹下方。是範閑不知從哪裏重新變出來的那柄黑色匕首。

兩位年輕的強者。一個人站在草甸上，一個人飛在半空中，範閑辛辣的一劍。使得海棠渾然天成的一劍無功而返，她的身體在範閑身上疾速地轉了一個圓圈，身上的花布衣裳像朵花一樣開放，有些晃眼。

花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拍向範閑的胸膛。

範閑雙眼微眯，竟是避也不避，右掌夾著強橫的霸蠻真氣，拍向那朵花中海棠姑娘柔軟的胸膛。

海棠再退，側身出劍。叮叮數聲響。在掌風漸息之時，二人的劍尖又不知碰撞了多少次。

片刻之後，海棠微微低頭，右手執劍，滑回後方。包著頭發的布巾早已碎成數片，此時她一頭黑發如瀉瀑一般散開，身上雖然還是穿得那件粗布衣裳，但執劍之勢，宛若九天玄女一般清麗。哪裏還有半分村姑氣質。

另一邊，範閑盯著她的人。自己緊握著匕首的手卻在微微地顫抖著，他的心中升起一股挫敗的感覺。招式不及這女人倒也罷了，居然連自己一向引以為傲的霸道真氣，似乎在這個女子淡然圓融的精純真氣麵前，也是完全處於下風。

其實海棠的心裏更加詫異，她自出師以來，不知道會過多少高手，範閑明顯不是最強的一個人，他的實力頂多是剛剛邁入九品的門檻但是讓自己最狼狽的，卻是範閑。

範閑隻是在女人麵前不肯示弱，這是他骨子裏的酸勁兒。海棠是九品上的絕世強者，如果麵對的是燕小乙，或許他早就逃了，但麵對的是個村姑，他很強悍而愚蠢地選擇了出手。

幸虧他的出手方式極其無恥，與一般的強者對戰根本不一樣。

海棠盯著他的清俊麵容，忽然露出一絲厭惡的神色，說道：“年輕一代中，範大人也算的上是高手，隻是手法竟然如此無恥，哪有半點武道精神？”

說得也對，先前範閑說好了較量拳腳功夫，卻用匕首偷襲，到最後什麼毒煙弩箭，龍爪抓奶手，走街賣藝撩陰劍這些玩意兒全部都用上了，海棠哪裏見過這等無恥之輩。

範閑喘了兩口氣，平伏了一下胸腹間微微紊亂的氣息，勉強笑著說道：“我從來都不是什麼武道高手，自然不會依什麼江湖規矩。我是慶國監察院提司，是官員，姑娘是北齊人，如今卻擅入國境，站在我們慶國的土地之上，我隻要擒下你治罪，哪裏會管用什麼手段？”

海棠默然，似乎認可他這個解釋。

她緩緩閉上了雙眼，深吸了一口氣，那股異常自然清美的氣息，開始在她的身體四周強盛了起來，身旁的草甸裏的露水似乎都開始歡喜雀躍，掙紮著下了草葉，化作了淡淡霧氣。

範閑眯著眼，知道自己拍向對方胸脯的那一掌，刺向對方私處的那一刺，讓這位一代天嬌動了真怒。

...

就像一道風吹過，又像是一絲光掠過，這清晨的春風在草甸上輕柔吹拂著，海棠的劍尖也順著風勢，借著光影，輕柔無比，自然無比地再次刺向範閑。這第二次出手，比先前顯得更加溫柔，但範閑知道、也是更加凶險。

他雙腳有些麻木，一夜激戰的後遺症終於發作，而且麵對著一位九品上的絕世強者，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和她硬拚，自己沒有那個實力。

所以範閑棄了匕首，收回雙掌，微眯著雙眼，不再進攻，全憑著身體肌膚與空氣的每一絲接觸，開始躲避那柄宛若天成的短劍劍勢。

很多年前，他就這樣做過，當時五竹拿著一根木棍。

今日，他又這樣做了，對手拿著一柄短劍。

五竹能夠敲中他，但海棠...不是五竹，她就算是九品上的絕世強看，依然不如五竹遠矣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